

审批低门槛广告擦边球，“消”字号多少隐患待消

婴儿霜“大头娃娃”事件再追踪

本报记者吴剑锋、陈弘毅、张璇

近日,有微博博主曝光了一起疑似“大头娃娃”的事件,一家长爆料称,自己从市面上购买了一款疑似激素超标的抑菌霜,5个月大的孩子在使用后出现“发育迟缓、多毛、脸肿大”的症状。

一石激起千层浪。抑菌霜是否添加激素、涉事企业资质如何、到底还有多少无保障的幼儿产品在市面流通……时隔多日,围绕涉事企业、测评机构、当事人以及监管部门的争论仍不绝于耳。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前往涉事企业调查发现,虽然最终结论还未公布,但该事件折射的部分“消”字号母婴产品“生存之道”,值得社会反思。

实际出货数或不止1200瓶

“是否含有激素”成为当前各方争执的焦点。此前,爆料者“老爸评测”曾分别从网店和实体店购买了涉事产品和另一款婴儿面霜,均为(闽)卫消证字,送往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显示均含有30多(mg/kg)的激素(氯倍他索丙酸脂)。

“‘消’字号产品,简单说是用来消毒卫生的用品,是不允许加入激素类药物成分,氯倍他索丙酸脂是非常强效的糖皮质激素,带来的副作用也相当大,长期超量使用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艾斯说。

针对激素超标的质疑,记者第一时间探访涉事企业“福建欧艾婴童健康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这家约800平方的企业租用当地一工业园的三层,地点较为隐蔽,室内包括生产、净化、包装等车间。

“在没用这款产品之前,当事人已经用了好几款其他产品,说不准是不是其他产品的问题。至于激素成分超标,要看是否是权威机构检测的结果。”现场,企业大股东胡永林解释,他还拿出一张由某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出具的样品检验报告作为佐证,上面“氯倍他索丙酸脂”一栏显示未检出。

记者看到,该报告上声明处写着“本单位接受的委托送检样品,其代表性和准确性由委托方负责”,而该样品委托机构正是该公司。

漳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汤锦升介绍,涉事企业于2017年4月注册成立,6月取得福建省卫健委审批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是一家生产、销售卫生用品的企业。企业生产



这是1月8日拍摄的福建欧艾婴童健康护理用品公司。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车间为30万级净化标准车间,符合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

据了解,当地卫健部门已对现场查见的留样样品、产品包装材料等进行取样留置,目前正在联系厦门海关综合检验中心开展涉事产品激素含量检测工作,对于流入市面的产品,正持续跟踪下架召回进度,待寄回后同步进行检测,相关信息将及时公开。

目前还有多少产品留在市面?漳州市卫健部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场查看该企业生产清单和销售清单发现,目前涉事的产品有两个生产批次共1200瓶,都是订单式发货,销往江苏宿迁和连云港。但有内部人士反映,厂家或有更多渠道,实际出货数不止1200瓶。

涉事法人代表长期从事设计工作

尽管目前是否添加激素仍无定论,但这并非“消”字号母婴市场首次曝出问题。游走在政策边缘,一方面享受着“低门槛”待遇,一方面夸大使用效果,利用巨大的利润空间抢占市场,形

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某种程度上,涉事公司“欧艾”折射了“消”字号母婴产品的生存之道。

审批备案环节,瞄准“低门槛”待遇。目前卫健部门反映该企业审批备案环节均无问题。但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职工仅5人,法人代表此前长期从事设计工作。成立后前几年,公司除了生产一点点样品外,一直在寻找代工厂拿货,自己只负责包装销售,去年才开始自主生产,而生产的两款产品均被曝出问题。

“一般面霜类产品有‘消’字号和‘妆’字号,前者由地方卫生部门审批,审批时间短,企业无须标出产品所有成分。而后者由国家药监部门审批,审批时间长,同时需要标明所有成分和辅料,管理严格。”“老爸评测”说,在此背景下,不少资质较差的小微企业为了尽快上市,会选择“投靠‘消’字号”。

相关专家证实,“消”字号产品门槛较低,以涉事的抑菌霜为例,备案审批环节,国家规定的检验项目不包含该激素成分,这就给了企业备案环节只

需自行寻找认证机构、自行邮寄样本,最终只将结果提供给地方卫健部门,而卫健部门无须到现场查验,不排除有的企业利用假样本蒙混过关。

广告宣传环节,一手隐瞒、一手夸大。记者查看涉事产品说明书,发现上面未标明激素,还写着“可用于日常护理”,疑似诱导消费者长期使用。针对企业提供的样品检验报告,内部人士提示,由于企业可自行送检样品给认证机构,许多企业还会送出一些无激素的样品,换一纸“无激素的报告”,并在宣传时使用,进一步误导消费者。

据媒体报道和部分购买者截图,涉事企业官方微博上曾多次宣传该款婴儿霜可祛红止痒、修护受损皮肤,是婴童皮肤问题修护、日常护理必入款。而根据国家规定,“消”字号产品不得宣传具备治疗效果。

“擦边球”形式夸大宣传是不少此类产品的惯用手法。“现实中往往有消费者被此类宣传中所谓的‘疗效’蛊惑,私下购买产品,不仅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伤害,而且维权也往往

比较困难。”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

销售环节,通过高额利润诱惑抢占市场。记者曾在厂家文件柜中发现一份出库单,涉事的25g抑菌霜的出库价为4元,但市场价为80元左右,中间存在70多元的利润空间,而某知名品牌的25g抑菌霜则只要30元左右。据行业有关人士透露,一些违规的“消”字号产品成本仅3元左右,却卖到三百元的“天价”。

“老爸评测”说,由于添加激素后见效快,部分“消”字号敢于采取高定价策略,这给线下母婴店留下大量利润空间,正因此,这些资质不高的品牌能在线下迅速抢占市场,“我们去了连云港六家母婴店,这些产品都摆在货柜显眼位置,说起孩子的症状,店员都极力推荐这款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消”字号产品包装和广告不得宣传治疗效果,但母婴店的口头推销实际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严格适用类型,提高准入门槛

受访专家、医生和内部人士认为,针对该事件折射的“消”字号母婴市场种种乱象,一方面应尽快查清真相,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相关产品的安全。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应进一步严格“消”字号产品的适用类型,考虑将幼儿抑菌霜等产品纳入市场监管部门统一审批和监管,提高准入门槛。否则长此以往,面临高强度监管的“妆”字号等产品反而丧失市场竞争力。同时,筑牢事中事后监管防线,出台统一政策,确保属地卫健部门对各家企业能做到一定程度的定期抽检,并将各类激素指标纳入检验检测范围。

陈音江表示,杜绝此类违规问题,关键还是要对症下药。商家之所以虚假宣传和非法添加违禁成分,目的就是为了牟取更多非法利益。所以,一旦查清商家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不仅要使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且要依法对其进行行政罚款、停业整顿、吊销执照等处罚,让违法者得不偿失。

艾斯建议,婴幼儿得了湿疹等皮肤病后,应当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激素类的药物确实可以治疗皮肤病,但前提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患者去母婴店购买护肤品等产品的时候,也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了解产品所含的成分,去选择合适的产品。”

疫情冲击下,安全、健康成为留学首要考量因素

后疫情时代,就近留学、回国“留学”或成新趋势

本报记者王迪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大四学生张歆悦,已在成都的家中上了9个月网课。每周,除了10个小时左右的录播课,还要熬夜参加三个半小时的直播课。

“原来课堂参与的作业,变成了看一节录播课,写一篇感想。写得多了,说得少了。”她说。

张歆悦学的是新媒体专业。她的选修课老师相对宽容,可以选择通过Zoom回看网课,根据视频内容完成作业。

但是,其他专业的一些中国同学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同学是商科,要参与线上讨论,不参与就完成不了这门课程。有些同学从凌晨一直上到早上八九点。”

张歆悦正在申请英国和中国香港的学校。在疫情发生以前,她已经在美国和英国间选择了后者作为留学目的地,但疫情后的经历让她更加坚定离开美国。

中国是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但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其带来的旅行限制、签证限制和面授课程暂停,动摇了中国学生的出国意愿,不少学生因此改变了留学目的地、延期入学甚至取消了留学计划。

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约73%的机构表示2020年的留学咨询人数减少。

美国关注度降低

早在2020年3月,春季假期回校以后,张歆悦就曾跟美国同学说起她的担忧,“疫情在美国可能掀起比较大的波浪。”

美国人的反应加深了她的焦虑。“同学们说疫情跟流感一样,不认为戴口罩有什么用。”很多美国学生仍然举办10人以上的聚会。

“美国的疫情防控让我失去了对美国的信心。”张歆悦最终在去年4月底辗转回国,过程艰辛。



房子已经退租,但航班一次次取消,她被迫借宿在朋友家里长达一个月。“当时我快要抑郁了,”张歆悦说,“既担心疫情,又担心成绩,心情起伏特别大。只要看到任何与机票有关的信息,就控制不住地难过。”

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出台的对国际学生的不友好政策,也影响了张歆悦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2020年7月6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出台了一项新政策,特定签证类别的国际学生如果只上网课就必须转学或者离境,否则面临被遣返。

尽管在高涨的反对声中,这些政策不久就被撤销或被判无效,但已经在国际学生中造成了恐慌和混乱。

“美国曾是最为火爆的留学选择地,但今年它变为了中国留学生的后备之选。因为疫情影

响,英国、新加坡、日本成了留学家庭近期重点关注的国家。”国际教育机构和出国服务平台、美中国际教育集团创始人王寅说。

美国在中国留学服务市场上的“遇冷”,折射了疫情对有计划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冲击。

“低龄留学、本科留学、研究生留学生几个年龄层级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低龄留学与研究生留学这两个群体。”王寅说,他们调查发现近8成以上原计划去海外读高中的家庭推迟了留学时间,转而选择国内提供国际化的学校读中学;近4成研究生申请者推迟或取消了海外留学的计划,进而选择国内考研或工作。

另一家大型出国留学服务机构、金吉列留学总裁郑应文说,尽管从去年9月底开始留学业务逐步回暖,但他预计2020年全行业

的留学申请受理人数比去年下降50%。

安全、健康成为首要考量因素

安全、健康曾经是留学国家理所应当具备的条件,如今却成了首要考量因素。

根据2020年英国文化协会对上万名中国学生开展的一个调查问卷,“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成了留学申请者最担心的事情。他们对这两项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留学花费、申请难度和距离因素。

“我意识到美国对我的人身安全可能带来风险。”正在申请到美国和加拿大读本科的高三学生程伽屹说,风险指的是疫情失控以及示威游行造成的社会动荡。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似乎让学生更愿意选择离家近的地方。香港岭南大学一项调查显示,“后疫情时代”最受欢迎的5个留学目的地中有3个都位于东亚,包括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这项调查的作者预计,在后疫情时代,学生选择就近留学可能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新趋势。

若果真如此,对于中国境内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将是一大利好。

“关注我们学校的人更多了。”上海纽约大学创校校长、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说,2020年美国纽约大学曾给就读的中国学生三个选项,包括在上海纽约大学就近入学、上网课或者休学,最后约一半的学生选择了就近入学。上海纽约大学本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只有1700人,而去年一下子接收了3000名从美国转来的中国学生。

难以改变的选择

对18岁的成都女孩程伽屹而言,尽管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让她有所顾虑,但留学这条路必须走到底,没有回头的可能。

刚入高三,她就和学校签署了一个放弃参加高考的协议。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把过去的三年时间都花在了赴美留学的准备上。从托福考试、SAT考试、去国外上暑期课程,到外地参加英语辩论比赛,她一样也没落下。

程伽屹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申请美国高校要准备申请文书,回答高校关心的问题,比如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自己为社区做了什么贡献。为了丰富履历,从2017年底开始至今,她一直在四川广播电视台实习。同年,她还前往多地参加学生英语辩论赛。

她也看重国外大学提供的自主选择空间。“最初吸引我的,就是美国学校最晚大三才确定专业,而国内需要一进去就选专业,听说之后换专业很难。”程伽屹希望留出三年探索自我的时间。

“对我来说,留学的决定已经定了,已经付出了太多时间和金钱。”程伽屹说。

正在等待英国和香港学校录取通知书的张歆悦考虑过回国,但最后放弃了。

“回国要参加秋招,还要准备申请学校,两头搞不定。”她还说,考研一般从大二甚至大一就要开始准备,留学生报考国内研究生没有明显优势。

张歆悦想在时尚行业找一份工作,她能想到的相关城市都在国外,比如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

“有一部分孩子不适合国内目前培养模式和选拔模式,他们不擅长考试。与其进个一般的国内学校,还不如去国外,有的孩子到了国外变得非常优秀。出国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今后还是会有一些相当数量的学生继续选择出国。”俞立中说。

“疫情的记忆慢慢会被现实的生活所取代。对学习、就业、能不能生活得好的焦虑,远大于疫情的触动。”郑应文说。

“2021年应该会出现留学行业的‘堰塞湖’。”他如是形容对2021年行业快速回暖的乐观预期。